南史

七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李延壽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續 續孫克 彧兄子蘊

奐 奐弟份 份孫銓 錫

僉 通 勸 質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發

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

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遐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遐子偃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裸偃縛諸庭樹

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訴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

敘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娸訪莫晉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

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
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惡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
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
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别意召
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

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斂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

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
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愛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
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
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
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帝以此表遍示諸王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
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

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麞䐑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吾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

瑩事中領軍求元初政由群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
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
取孝嗣封名技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
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吴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
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
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
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
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人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
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
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

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
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荅曰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
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
為公須開黄閤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
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
遂向東為黄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
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
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
安大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

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
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
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
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
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
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
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
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巑之

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覆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交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

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鎣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褰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

登殿設饌別省諸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閑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内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

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

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羡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

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揔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鄰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

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乗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殺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

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歆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

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從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龔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龔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飾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

屈時穌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守加
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禄大夫順帝
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
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
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
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
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
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
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禄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

愼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珵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檾左右欲營辦珵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檾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

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表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輙聚閣上及去

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蒨玉亦是王氏無當耳既而尚書僕

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

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奐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

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
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或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
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
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
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
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
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為從
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
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又見謝混荅
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

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為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覬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喪開棺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督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内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

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千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詣京口鄉基義重密迩幾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陜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楊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督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楊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楊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巳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

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
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荅
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
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袁粲作僕
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
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錄格粲作令來
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

高有危殆之懼甲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
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
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
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
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
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
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
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
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
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

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愼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
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俙於理言可行而爲
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
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
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
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言越王長頸鳥喙
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
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
縣諸都令史任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

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絶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

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荅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
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
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
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續
續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
授超階令續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續襲其本爵為始

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爲撫軍
吏部尚書張岱選續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
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
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續劾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
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
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
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
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
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
容久滯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

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户尚書廷尉續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録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彦深或云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

文常誠之曰阿荅汝滅我門户蘊曰荅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爲給事黄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彦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奐字道明彧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彦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

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藴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荅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

興祖不睦十一年魚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
啓聞魚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
稱枉令啓聞而魚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
枉勑送興祖還都魚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
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魚又別詔梁州刺
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魚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
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箭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
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
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魚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
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

曰宜遣典籤間道遣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
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顒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
不逃死百世門户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
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吕輩小人相
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士人起義攻州
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黄瑶起寗蠻長史裴叔業於
城内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
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
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竝奔魏後得黄

瑶起𩚍食之弟仲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㑹與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㑹參軍躬為殯歛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㑹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㑹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斂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

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楊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毋長公主疾銓形貌瘠毀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楊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擧清茂除

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
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
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
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
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
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
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
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
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
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

他日謂昪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還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

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
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
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祿大夫六年加
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勱
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
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
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
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別駕從事
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

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勱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爲廣州刺史未行

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德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勱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内史魏平荆州侯瑱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

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楊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尅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爲皇太

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及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為優

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藉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奐有愚子自致誅夷份亂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南史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李　延壽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子綸之 延之 曾孫峻 阮韜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晏從弟思遠 弘之孫晏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從弟逡之 族子素 珪之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己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寳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

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
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
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
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
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
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
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
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
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
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

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
五條辮著青紋袴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
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
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
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
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恢之彼召為祕書郎敬
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
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竝見許敬弘
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
各隨所欲人或問之荅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

愜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愜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愜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愜之弟璯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璯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璯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

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鎭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

郡脩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
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
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
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彦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
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
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
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
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
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

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
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
晉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
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
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
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
務存不擾在江州禄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
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
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

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
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
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
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
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寛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
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
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
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
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内史

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之從祖弟

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

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别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縁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

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者遺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

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
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謙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
孝武末爲吳興太守明帝初與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
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
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
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
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户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
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
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
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
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
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
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元初爲太子
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
自疎武帝即位爲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
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
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
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

父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勳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

愿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踈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内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内外要職竝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徳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

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位見信元
會卑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
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
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
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
子悉是大虵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
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荅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
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
似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
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

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

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
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
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
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
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
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
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内臺權
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
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

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内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荅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絜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

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
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
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絜使憶丘明士見
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
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
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善暠
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
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
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

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衞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

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
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
坐璽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
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
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
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
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
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
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
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

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

許人枉捁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簒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悁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

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衞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

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勵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

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惣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稾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勤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

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揔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别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悦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𡨚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

弟環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環之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
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
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
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
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逡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
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
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

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五

李延壽

王懿　到彥之 孫撝 撝子沆 沆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

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值玄謨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
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
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
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
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
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
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
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
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遷都仲
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祆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
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
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
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
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鎭惡向洛陽寧朔
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
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
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
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
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

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
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
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
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
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
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
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
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泓濟
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
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

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兾兖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

川武烈王道規尅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荊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簒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

流若使有賔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沖段

宏趙伯符竺靈眞庚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
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
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
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
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
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
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文帝遣檀道
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
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户
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

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户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撝貲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

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壐敕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即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荊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槇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

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糺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沆字茂瀣幼聰敏五歲時父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

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眞人遊

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絶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荅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勑繹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甞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

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曰方貴寵人皆下之溉許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

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弈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

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竁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屛家人請僧讀經讚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

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楊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

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勑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

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勑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户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

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

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户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巳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還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遂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處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

牀因與東南奔府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叅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

梧璧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

韓白今負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

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荅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棨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棨

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

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跡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

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辱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遥

光同反伏誅
閔子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爲宋孝武帝
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士全實閔
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
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
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
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
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
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
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歷度支尚

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愷伯襲爵愷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愷伯爲郡愷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

無罪不欲爭文和乃敕憘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
害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
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
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
閬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閬之子也雅
有學行當今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楷惆悵良久曇
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
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
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
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羇魂不反而

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
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
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
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
祖無錫令士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
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
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
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
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

軍督護從入討㓙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
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
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彦回就赭圻行選
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
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勢今
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
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
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
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
下取楊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

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顗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褚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還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

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

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
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即
位以為直閤將軍後為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
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
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
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上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
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
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
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
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

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君且頓軍夏口
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
事平欣泰從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
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
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
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
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
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
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

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
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
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
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
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
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
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
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
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
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

手指皆墜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
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
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内處分必盡見委
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
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屁
屋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
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
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

憒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
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
節崇祖陳力疆埸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
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五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六

李延壽

袁湛 弟豹 豹子淑 淑兄子顗 顗從弟粲 顗弟子彖 彖從弟昂
馬仙琕 昂子君正 君正子樞 憲 君正弟敬 泌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爲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

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禄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户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毋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

贖論後爲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遒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山宗顧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

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
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
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
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
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爲使
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
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
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
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

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
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
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
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
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
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
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
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
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
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

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謚曰
貞洵子顗
顗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
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
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
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
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
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
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
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

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爲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

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顗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之就顗換襄陽之資顗荅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得之明帝使

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顗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瘗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

位方得敗翻顗子戩昂戩爲黃門侍郎戍盆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
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
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
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户其從兄
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
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
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
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
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

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
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
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
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
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
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蒱愍孫勸師
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
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
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
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

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處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

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衆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錫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

令文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
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
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
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
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祿白楊郊野間道遇一
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
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
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孝
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
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

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慈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彦回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一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

等咸激出戰賊即平珍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以楊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
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
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
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
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来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
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
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
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
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又給

油給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
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
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
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
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
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
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
卜伯興爲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
后令韞伯興率宿衞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

節侯伯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
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
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揔禁兵王藴聞彦節已奔歎曰今年
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藴謂粲
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藴并伯興又遣軍
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彦節等列兵登
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彦節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
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
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
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
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
周朗同車行逢大舫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
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
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
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
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
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
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
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羖狗

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没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沾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 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顗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
武陵内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
叅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
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見誅宋明帝投尸江中不許斂葬
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
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
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太
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
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illegible]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
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

沙門所淫夜入茍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網蔣之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荅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翦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

問所以晏曰表彖為臣説之上銜怒良乆彖到郡坐過用
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
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
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
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
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
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為侍中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
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
曾孫也父景儁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

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亦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

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脩偉冠絶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楊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衞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毁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

孫為家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不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

暮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荅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

起爲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
拒境帝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
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
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
前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
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
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掎角而足下欲以區
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
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

宜幸加詳擇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二吴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飧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

以兵威陵辱元獲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及
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
啓謝曰恩隆絶望之辰慶集寘心之日熘灰非喻荑枯未
擬摳衣聚足顛損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
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
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
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
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
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緌彈冠徒藉
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

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要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觧網之宥猶當降等薪槱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

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賞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媼並是兒母非主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雖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

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户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

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
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仕齊位豫州刺
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
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
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琕猶
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
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
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
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

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絶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甞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含洭

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進爵為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

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為用
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理幼名仙
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
昴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
右家人勸令暫臥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
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
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
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
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大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己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勵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

冠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主及岊並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蕆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

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韜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

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
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
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
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漑
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
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
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
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
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
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
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
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
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衡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
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
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
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
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
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

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
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録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
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
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
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
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
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
即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
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
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

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

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荅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

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将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国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紇據州将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将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

中庶子歷左户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元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
府佐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
板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
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
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為侍中使
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
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
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刘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

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茂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表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旣緊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韶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彖之出處所蹈實猷家風綮孰復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

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
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
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悖心高已既而
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
風範從徽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
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
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六